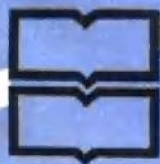


·《图书馆情报学知识》丛书之三

书目工作概论

倪波 黄俊贵 主编

吴式超 徐有富 执笔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丛书之三

书目工作概论

倪 波 黄俊贵 主编
吴式超 徐有富 执笔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丛书之三

书目工作概论

倪波 黄俊贵 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涿州市西辛庄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125印张 86千字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ISBN 7-5013-0395-8

G·159 定价：1.6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丛书的第三册，书中阐明了书目及书目工作的本质和作用；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目录学及书目工作的历史；介绍了不同类型书目的特点及编制方法，索引、文摘、书评的编制和写作方法；还对书目工作的组织管理作了简要论述。

出版说明

《图书馆学情报学知识》丛书是较全面地阐明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理论及工作方法的读物。

本丛书的编写宗旨有二：一是为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图书情报工作人员提供一套关于专业理论和工作技能的自学读物；二是兼顾图书情报学中等专业教育之需，便于其用作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因此，丛书内容深度系以中级职称应达到者为限，以中专学生应能掌握者为准；内容广度上，从对上述读者的要求而言，更宽一些，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和方法的各个基本方面，以至某些相关学科的知识，以便于自学或教学中有选择的余地。

丛书共有十四个分册：

- 1.《图书馆工作概论》；
- 2.《情报工作概论》；
- 3.《书目工作概论》；
- 4.《文献与文献收集》；
- 5.《文献分类与主题标引》；
- 6.《文献著录与目录组织管理》；
- 7.《连续出版物工作》；
- 8.《社科文献检索》；
- 9.《科技文献检索》；
- 10.《图书馆自动化入门》；
- 11.《古籍整理基础知识》；

12.《汉字与汉字排检方法》;

13.《自然科学常识》;

14.《文献情报专业英语》;

本丛书由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黄俊贵和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副教授倪波同志主编,各分册分别由从事该专题研究或教学工作的专家、教授执笔。编者力求按照上述宗旨,做到写作内容充实,重点突出,体例统一,使丛书既便于自学者阅读,又利于课堂授课使用。

当然,上述仅是编者与出版社的愿望和努力方向,至于能否如意,尚待广大读者品评。限于时间和水平,书中难免存有缺点乃至舛误,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为使丛书尽快与读者见面,出版社将视各分册书稿的编写情况安排出版时间,不一定按册次顺序出书。请见谅。

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部

目次

出版说明

一	书目工作的本质与作用	(1)
	(一) 书目工作的本质	(1)
	(二) 书目的作用	(7)
	(三) 书目工作与其它文献工作的关系	(12)
二	中国古代的书目工作	(15)
	(一) 先秦的书目工作	(15)
	(二) 汉代的书目工作	(16)
	(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目工作	(20)
	(四) 隋唐时期的书目工作	(23)
	(五) 宋元时期的书目工作	(25)
	(六) 明清时期的书目工作	(28)
三	中国近代的书目工作	(32)
	(一) 晚清时期的书目工作	(32)
	(二) 民国时期的书目工作	(35)
	(三) 建国后的书目工作	(40)
四	书目的类型	(46)
	(一) 书目类型的划分	(46)
	(二) 国家书目	(50)
	(三) 联合目录	(53)
	(四) 专题书目	(57)
	(五) 地方文献书目	(59)
	(六) 导读书目	(64)
	(七) 个人著述目录	(67)

(八) 检索刊物.....	(69)
五 文献的目录揭示方法.....	(72)
(一) 认识文献的途径.....	(72)
(二) 文献的著录项目.....	(73)
(三) 目录的编排方法.....	(83)
六 书目的编制.....	(86)
(一) 选题.....	(86)
(二) 确定编例.....	(87)
(三) 著录.....	(89)
(四) 编排.....	(90)
(五) 其它工作.....	(91)
七 索引、文摘、书评的编写.....	(93)
(一) 索引的编制.....	(93)
(二) 文摘的编写.....	(103)
(三) 书评的写作.....	(109)
八 书目工作组织管理.....	(117)
(一) 书目工作组织管理的意义.....	(117)
(二) 书目工作组织管理的对象.....	(118)
(三) 书目工作组织管理的方法.....	(120)
参考书目举要.....	(125)

一 书目工作的本质与作用

(一) 书目工作的本质

1. 目录与书目

就书目工作来说，“目”原指一书的篇名或群书的书名，“录”原指对一篇诗文或一部书的内容所作的提要。两者合在一起就成了目录。如汉刘向撰《孙卿书书录》，首先将荀子写的32篇文章的篇名条列如下：

劝学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

赋篇第三十二

接着又在提要中对孙卿书的整理经过和荀子的生平，以及孙卿书的内容作了介绍和评价。前面的篇目和后面的提要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孙卿书的目录。

在我国的目录学史上，目录大致有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种是分类记录书名，大小各类有序，每书有提要，如《四库全书总目》；第二种是分类记录书名，大小各类有序，但每书无提要，如《汉书·艺文志》；第三种是仅分类记录书名，

既无类序，又无提要，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显然，第三种形态体现了前两种形态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这样概括：所谓目录，实际上就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篇名或书名。

目录又可分为一书目录与群书目录。为了让读者了解一书的大致内容与篇次，书的编撰者往往编写目录附于该书。这种一书之目录在汉代已相当流行。随着文献量的增长，为了便于收藏和利用各种文献，继一书目录之后又出现了群书目录。人们往往把一书目录称为篇目，而把群书目录称为书目。在揭示、报道文献的内容、形式及向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方面，群书目录所发挥的作用要比一书目录大得多。在文献的各种类型中，迄今为止图书仍然是主流，因此有的教科书说：“目录又称书目”^①。本书也以书目泛指各类文献目录。

目录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文选》李善注引刘歆《七略》说：“《尚书》有青丝编目录。”^②此指一书之目录。班固《汉书·叙传》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这显然是指群书目录了。

目录在我国曾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名称，如刘向《别录》称录，刘歆《七略》称略，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志，荀勖《中经新簿》称簿，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称书目，毋煚《古今书录》称书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称解題，朱彝尊《经义考》称考，钱曾《读书敏求记》称记，等等。总之，按一定次序编排的篇名或书名，均可视为目录，而不在于是否用了“目录”这一名称。

①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编著《目录学》第1页。

②《文选》卷38，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注。

2. 书目工作

书目是在文献大量积累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书目工作，就是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活动。

早在殷代就出现了原始的书目工作。甲骨是殷代重要的文献载体。怎样从大量的甲骨文献中找到所需要的资料呢？殷人采用了按时间顺序收藏的方法。到了周代则发展为按学术分类来收藏典籍了。

书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编制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在中国，这项工作可以追溯到周代孔子7世祖正考甫校商《颂》的活动，而孔子则以更大的规模开展了书目工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所谓编次，就是对《诗》、《书》的篇章进行科学的分类和编排，这当然也就是目录工作了。到了汉代，一书目录与群书目录蓬勃兴起，并且绵延不绝，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随着文献数量的急剧增长，单凭书目是很难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于是便出现了注重深入揭示文献内容的新的目录工作——编写索引、文摘、书评、文献综述等。本书第七章就要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目前，大部分读者还缺乏运用书目的能力。据了解，在苏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专家中，有70%——80%的人不掌握书目应用的知识，缺乏其本的书目情报意识素养。美国图书馆学专家帕里(Parry)的研究报告说明，63%的大学本科

不知道什么是文摘杂志；28%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主题目录；22%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著者目录。我国某学院对文科高年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89.4%的学生不会使用《全国报刊索引》；92.6%的学生不会查找人物传记资料；84%的学生不知道通过哪些索引查找古典文学研究资料。^①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书目工作便增加了开展目录学教育与书目情报服务的内容。

人们早就认识到目录学的重要意义，并主张开展目录学教育。清代学者王鸣盛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②到了现代，目录学教育工作更加受到重视。早在1929年李小缘就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提出了《各大学应设实用目录学课程以为指导学术研究之入门案》。汪辟疆1934年写的《目录学研究·序》说：“目录学既为治学之门径，而近时高级中学以上学校，多列为必修课，学子重视，几埒国文。”可见目录学教育曾盛极一时。现代一些目录学著作，如刘咸炘的《目录学》、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都是作者讲授目录学课程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年代，梁启超就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招收目录学研究生，刘纪泽、姚名达、谢国桢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梁启超的指导下攻读过目录学。

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的目录学教育工作又有所发展。这表现在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科都普遍开设了目录学课程，并有许多研究生研修目录学。教育部还

①参见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编著《目录学》第199页。

②《十七史商榷》卷1。

专门作出规定，要求在大学生中普遍开设文献检索与应用课。许多高校及研究机构招收文史研究生也把目录学作为基础课。各种书目和目录学著作的大量出版，也表明目录学知识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书目工作者向读者提供书目服务也是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同读者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有效方法。“书目服务分三种基本方式进行，即书目参考、书目情报和书目推荐。书目参考服务表现为接受并解答需求者对情报的咨询。一次性提问和解答的工作是书目参考服务的必然特点。”“书目情报服务在图书馆中指的是经常将未经提问的或常设课题的有关书目情报传递给需求者的活动。”“推荐书目服务的意义在于，在指导阅读中广泛利用普及文化、自修、教学和职业技术等方面的推荐书目资料。”①书目服务往往同目录学教育工作结合在一起。李小缘先生认为：“参考部主任除答复问题之外，即负责指导用参考书、其他图书及杂志方法，及卡片目录之编制法种种。人人如能得此指导，悉心领会，则终身享受无穷。”②

显然，书目工作是在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主要包括编制目录、索引；编写文摘、书评、综述；进行目录学教育，提供书目服务等。

3. 目录学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

①[苏联]O·JI·科尔舒洛夫主编，彭斐章等译《目录学普通教程》第58—62页。

②《图书馆学》第72页。

有的特殊的矛盾性。”^①目录工作所要解决的是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目录学就是研究目录工作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就是研究如何更好地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一门学问。

目录工作的产生和发展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目录学的发展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首先，在阶级社会里，目录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影响，打上一定的阶级烙印，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例如：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刘歆在《七略》中也就把六艺略列于各类书籍之首。对于其它著作的评价，刘向等也奉行了以是否符合经义为准的原则。至于清代的乾隆皇帝，要通过编《四库全书总目》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企图则更为明显了。他一方面借此宣传其文治之盛，另一方面则乘机销毁许多具有民族思想的典籍。

其次，目录的编制是以文献作为基础的，因此也要受到文献发展状况的制约。例如目录的分类往往取决于文献之多寡。兵书在《七略》中之所以要单列一略，是因为从春秋战国到汉代战争频繁，研究军事的著作甚多。而此后兵书相对地变少了，也就不再单独成为一大类。梁阮孝绪《七录序》说：“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此后的兵书便从属于子部了。又如史书，虽然后来由于其相当多而在目录中专门立为史部，但在刘歆编《七略》时却只有9家411篇，不足单独成略，就只能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入六艺略的《春秋》类。这两个例子也说明文献的多寡与学术的兴衰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故目录工作不可避免地也要受到学术发展状况的制约。

其三，目录工作还要受到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的制约。既然目录工作是为了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所以为了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必然会编制出各种不同要求的书目。这些书目一般都体现了实用性的原则。例如，馆藏书目之所以要著录索书号，是为了便于借阅；征订书目特意注明定价，是为了便于订购。联合书目著录馆代号并附录各种索引，是为了方便检索；推荐书目一般都附有提要，是为了便于参考。凡此种种皆体现了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

这些都是我们在从事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

（二） 书目的作用

1. 导读作用

书目的基本作用就是指导读书治学。我国唐代目录学家毋煚就已认识到，没有目录，不懂目录学，读书治学就会象孤舟泳海那样很难到达目的地。清代学者王鸣盛指出：“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①

^①《十七史商榷》卷7。

书目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界，使我们找到自己需要读的那些书，并知道在我们所需要读的那些书中，哪些是基本的，应当先读；哪些只可供参考。譬如《说文解字》是治语言文字之学的必读书，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也很有参考价值。清人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很多，在这些著作中，哪一种是最基本的，初学者应先读哪一种呢？目录学著作会告诉我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精详，是研究《说文解字》的基本著作。其他如桂馥《说文义证》，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等各有独到之处，可供参考。而对于初学者来说，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文字蒙求》比较易于入门。^①

即使同一书籍，也可能有很多种版本。有的版本经过精心校勘，错误较少；有的版本未经校勘，错误百出。目录会为我们指出哪些本子好，哪些本子不好。

书目也是科学研究的指南。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朝前迈进的。在自己所要研究的领域里，前人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一定要心中有数，否则会闹出“第二次发现新大陆”的笑话。为了避免这样的笑话，就必须查阅有关的目录和索引。科学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而搜集资料又是很费时间的。摩尔根为了写《古代社会》，从搜集到完全掌握有关资料，约费了40年的功夫。然而利用书目和索引等就可以迅速而全面地了解到自己从事科研所需要的资料。列宁从事科学研究就十分注意利用书目。1897年5月25日，他从舒申斯克写信给在莫斯科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叶利札

^①参见汪国垣《读书举要》下篇《文字学之部》，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9号。

罗娃说：“请你尽可能向旧书商以及图书馆、书店多要些目录寄给我。”^① 列宁为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曾参考了583本书。他的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其中有许多书他甚至会不知道。”^② 我国许多学者在从事科研时，都十分重视利用书目，甚至还自己编撰书目。例如王运熙研究乐府诗，就曾编过《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附录在他的《乐府诗论丛》之后。他曾深有体会地说：“这次写乐府诗的论文，比自己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这首先归功于懂得一点目录之学。……我感到从它（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每个学科，每个专题，都有它的若干重要原始材料，有或多或少的前人研究成果。我们进行研究，必须掌握这些资料，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向前推进。读了《四库提要》等目录书后，在自己从事研究的范围内，应当系统地阅读哪些书籍，重点放在哪里，仿佛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向导。”^③

正因为书目能发挥导读作用，所以人们往往利用这一点来为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服务，或者借以进行思想教育。如清末张之洞编《书目答问》的根本目的是防止生童接触新书新说，引导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为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培养人才。康有为、梁启超为了变法也曾利用书目宣传维新思想。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自序》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所以他在变法前后专门编制了《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

①《列宁全集》第37卷第56至57页。

②《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列宁怎样利用图书馆》。

③《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与青年朋友谈治学》。